



原件短缺

派脉未湮從昔扶輿所分一片精靈轉相授北宜
必有其人風雅豪異聞兩先生之風而起者則豫
章吳孟嘉其人也孟嘉爲人淳至衣服言動造次
必於儒者而天才更慧日記千帙下筆言語妙天
下自少好古發篋殫笥卽以古文詞著於世而間
以其餘勁爲舉子業其舉子業之著於世亦如古
文詞古文詞舉子業孟嘉獨能兩者並行不廢迨
至於老舉子業始効古文詞益工丙午江右之榜

孟嘉一人獨以博雅淹洽著稱盖有以也座師體
衡趙先生常謂余曰吳孟嘉才思淹洽韻致冲夷
丙午卽多才詩歌古文詞宜無孟嘉比者余初不
信迨余辛亥歸得閱孟嘉鷓園草良然鷓草有賦
有詩有序賦藻麗華瞻如日彩霞標斯須百變詩
清揚韶秀如踈林溜澗爽氣駿聲序扶質立文準
情布法如水巖劍閣空靚幽竒大要標的時瞻天
機自出舉天地間學子經生才人韻士古派時流
皆爲吾用孟嘉其真有聞吾兩湯先生之風而起
者乎噫人心不死天理常存上操刑賞功罪之柄
士有筆舌心口之權寧使世人欲殺欲割而必祈
於此生見其大存其正而已矣耳目心思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若孟嘉吾知免夫

楚宜章陳元石客部園草叙

文者士所爲信心之語當其存想一室衆慮爲言
蓋若獨舉吾忠孝仁義之致節俠英雄之韻悲壯

奇喜礪砢歷落之概迸而出之喉間戛戛乎不相
下也尚何暇記省人世死生利害非譽巧拙乎政
惟不記省人世死生利害非譽巧拙而後文乃至
也然非平日破萬卷書用純灰百斛滌浣其腸腹
斷不能而楚乃有陳生元石者常造余余與之談
天下事如兵屯漕星緯象數及古今成敗得失
幽微未抉之旨如數一二顧猶困於諸生仍爲諸
生文文甚跌宕豪摯兵戎屯漕星緯象數古今成
敗得失幽微未抉之旨時時見其大意篇中推此
類廣言之其端眇其英多似若任世人大笑人罵
而猶爲之具十二分膽者若生者真確諍不屑屑
記省人世死生利害非譽巧拙直信心孤行一脈
于宇宙間無遺撼者矣生勉之天下方南扼倭比
扼虜中扼漕非無事之時政須生輩菰蘆中崛起
生不肯爲佞世之文必不肯爲佞世之事夫使生
而他日出焉輕裘緩帶鈴閣之下悲歌慷慨講纓

勒燕然碑豈難事哉計楚卽衆於咻固無如生何
矣

重刻湯友尼覺花編序

我明舉業文字惟湯義仍先生一派孤行宇宙而
不可有二至今天下信而奉之蓋皆以爲聖云聖
者作者之謂也今先生皆作之而天下人皆述之
加厲者不能變其本增華者大抵踵其事然其先
生安得不聖而天下人安得不鬼余問常以海內

作者某某問諸先生先生不答迨至語及其殤子
友尼氏未嘗不泫然流涕也曰是兒蓋嘗學作文
於斯矣不幸短命死焉則爲之盡檢其平日所刻
稿名覺花編者示余余閱之乃前庚子歲所刻行
者殆十五年前物矣凡物設而易腐者庸也榮
而易隕者薄也取十五年以前之物投十五年以
後之耳目其爲腐且隕最易而是編獨不然以今
觀之每拈一題必標一題之義每標一義必取諸

義之新光怪氣焰不可迫視常爲經生所詫駭乃
究竟深思之事理固當如是間常有所寄托其於
君臣父子兄弟友生之處一往而深懃情婉志白
意赤衷涕泗交流磊砢層集時時見其意篇中余
至讀其君子周急不繼富衆惡之必察以德報德
孤臣孽子諸編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揣其旨大概
不肯一語寄人籬下雖使胸臆之間時有抵牾猶
寧自出以爲愉快蓋必竟作多而述少也余曩者

常見友尼六七歲時所點定詩書易禮記春秋左
氏梁昭明文選通鑑紀事諸書鈞玄纂要手跡宛
然又常見友尼十五六歲時所爲望匡廬抵絕交
諸賦踔躡橫絕此豈夫人童子而頽安於述者漸
漬成教天賦超絕所爲先生家學不虛耳余不忍
其編次散逸因爲之復評而梓之以行諸當世使
當世之人知湯氏父子舉業一派作而不述其淵
源所自如此友尼名士遽字友尼一字孟舒蓋先

生長子六七歲時讀書南都太常齋衙大老耿陸趙許四公皆來就而撫之得神童之譽十六歲補縣庠十九歲入太學郭傳二司成每讀其文呼爲人龍未幾歿而李葉二相國皆臨視余又聞其歿之歲曾夢有王名覺華者下取其文意不欲與徐視几上文字筆墨剡剡飛去故以名編事或有之昔顏子淵好學而地下署爲修文李長吉能詩而天上推爲作記几上文字筆墨剡剡飛去何飛去耳仙也旣仙矣先生之流涕是亦不可以已乎

賀邑侯明翁葉年兄三年奏最序

同年友明生葉侯治吾臨三年政旣有成御史臺會且奏其最天子賜璽書崇美士民榮焉例有辭以頌歡欣踴躍遂遍一邑然猶例也庚戌之榜幸有聯侯之籍者六人六人於侯分則部民而誼則世友固宜別有諒心察微之語以表於衆人僅僅貢諛而進媚無味故余不佞敢僭爲之辭曰吏有

三品有富貴之吏有功名之吏有道德之吏富貴之吏纖趣委闢其跡易見其端易窮可無論卽如功名之吏才以甚乎衆爲高守以跂乎衆爲潔不甚也不跂也則以爲不足以布歌謠而基尸祝也是全取快於意氣者也意氣之所激其於事也貴章而賤闇喜畸而惡同急標而緩本辟之烏喙之攻疾敏捷迅速爲利固多而至其敗也其爲害亦不小惟夫道德之吏名無取乎灼而功不厭乎遲拙中之誠肯居而巧中之詐不敢蹈仁中之過可其而功中之罪不敢任淳淳然悶悶然其於心也有王而無霸故其於世也有利而無害吏道莫加焉乃侯固何如也侯以少年取高第卽使其才亦宜有不更習之患卽使其習亦宜有倨傲激昂不靖喜事之虞而侯殊勿爾甫下車卽持一片至誠肝膽纖悉問民間疾苦已得所謂當興當革當損當益者而猶不遽見其端直擇其中之肯綮次第

行之簡靜居之蓋常若已與民共宅於行所無事
之域者每坐堂皇性定而能忍人所難忍器大而
能容人所難容任堂下吏卒胥靡沓來堂外縉紳
孝廉文學踵至徐以應之各得其當以去而色無
有動神無有沮體無有失事無有廢殆若侃侃閭
閻兩得焉至案牘刑獄之積其自吏胥以下初未
嘗持鈎筭文致之術而發奸摘伏竟以靜得之一
無所遺夫臨岩邑也人民政事繁劇甲天下而復

奸夫訟訟之來常以令爲嘗不緊要而飾之以甚
再訴不見收而更其題以覲信三訴不收更復易
名易籍虐愬于上以冀上之他寄耳目又或明知
理負必見摘而先之以請謁徃徃而然而侯獨得
其機會制之訟來俱收情無下壅小者立決各釋
散去大者得亦置之以俟人之愧悔不聞捷以沽
名譽不他比以濫贖緩卽有頑冥不馴必煩面質
而政務簡靜片言立折民咸輸服刑亦不至苛罰

亦不至刻以故境內百姓情俱得上伸易題易名
易籍復膚愬于上先之以請謁俱無所用而我臨
有事之邑頃且翕然稱無事者矣迨其用之催科
也雖前令立有嚴法民自十分以上毋敢逋吏自
毫釐以下毋敢耗而侯獨若寬之不屑曰此豈我
之所得已者哉何用深文密網爲苟可以報正額
之竣而免轄司之怵人卽謂我於此拙吾寧任拙
耳凡侯之所爲類若此大約以赤子爲心以父母
爲道以恬靜寬恕爲性以休息生養爲功務以培
一邑之元氣而全無一毫功名富貴之念者是侯
之意皆原於道德而器度深遠矣此其說在畏壘
之民於庚桑子衛別者之於子羔馬夫畏壘之民
之謂庚桑子也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日
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若畏壘之
民其服庚桑子也可謂至矣何服耳以其有實政
也衛別者之於子羔也曰吾前見君之別臣也君

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君蹠然不悅形於顏色臣又知之若衛之刑者其諒子羔也可謂至矣何諒耳以其有實心也實政之所加實心之所發其於民也辟之騏驎雖致百里之用而有千里之氣候行自此日遠矣其實心實政豈可誣哉

賀郡別駕丁翰明三年奏最序

今天下之語吏治者動曰才難又曰才不得其職

掌之長才亦難嗟乎才則洵難耳果才矣安在其必長我朝家設官不詳內而畧外其重公孤以爲所可與我代調燮而贊理者若而人其重郡守以爲所可與我共治此百姓者若而人然公孤自師而傳止矣抑又有保焉郡有守視師有貳視傳貳之次有倅視保天下之事始於一詳於二定於三朝廷之政師矣傳矣不貳保焉保乃定也郡國之政守矣貳矣不倅焉倅乃定也則倅之職安在

王書成全集卷之二
其不長倅而才安在其難長倅而自畢吾職自伸
吾才安在其必爲長余深慨天下人才之視倅太
易也其爲倅又視倅太難也乃侯之倅吾郡也則
不然以彼其才當無地不遊刃而其意常主於定
民財賦之事雖專爲政而撫字每工於催科迺年
六邑之糧由邑達郡由郡達省由省達漕舟運車
輸輻輳絡繹甲十三郡而勞費亦如之乃侯經始
庾石悉申肯綮其究也務裨國有利而民無害其

於郡事郡守郡貳兄弟也若諸縣令丞尉則視余
猶季父然誰不轉屬奉奔走膝指而氣使之者耶
以侯之才此有不躍冶則代庖莫之禁而侯殊勿
爾其爲人神旣清易而用復真曠其自太守以上
令丞以下相與吹埴吹篴以從事于簡書之畏而
諸邑亦治郡亦治侯之力不少焉至六邑令歲或
遷或調往往乏人郡道官自太守以下例得以本
職受委入署其事而侯以才名受委獨多至則雍

容雅化能使民戴若真令又能使民忘其前令之
去後令之來御史臺歲一按行部中其兵刑錢穀
以至簿書零瑣之事郡道官自太守以下又例得
以本職受委先行管勾其事蓋御史臺耳目屬焉
而侯以才名受委之多亦如治縣乃侯耳目所廉
牒教所取大小又近瞭然凡上吏若民無不神明
而父母之則一路鮮于子駿矣他縣令職掌縣治
則縣以內耳他郡守職掌郡治則郡以內耳而侯

獨以今職兼人所不及爲與人所不能爲至使諸
縣道諸郡道無不人人悅可侯意侯真可謂能定
其郡國以不負我朝家設官之初意者卽今朝廷
公孤缺員向所稱宰相坐而論道佐理陰陽之柄
天子固自爲之而獨於郡國不廢倘使天下郡國
皆得如侯才者定之天下郡國定他尚安虞不定
哉今侯三年有成奏最天子賜璽書褒美士民榮
焉各有詩賦歌謠以光大侯之休美而諸太學素

王書慶全集
承侯之盼矐者猶以爲未盡也則屬余以文余何能文卽文恐無當於侯者第曰天下之事始於一詳於二定於三公孤弗論使天下郡國皆得如侯才者定之天下郡國定他尚安虞不定哉此一得之愚或可以待觀風者採焉

劉元白年兄尊人七十壽序

乃者癸丑之役元白復下第不得志悒悒長安邸中迨其歸也造而問余曰士寧能堪幾拂尼卽已身名弗泰猶可其如家大人一日歡何何以教我余爲慰之曰勿亟也辟之噉蔗根者後境益有味彼鬱鬱有一蹶遂不前者頭巾氣也元白大領余言奮然趨歸下簾發篋日溫習其所已知而磨厲其所未至頃余奉使南歸入郡偵問元白近狀人謂元白韜隱自繕足跡閱歲固已不入城也余方嘆曰壯哉元白而不自意元白卽時且以一札訊余也曰自領言歸學未敢一日冀兄願無奈家大

人今茲皤然七十我所以曲跽而稱觴者猶匱匱

向日孝兄向日孝向所謂噉蔗根後境有味願終其說卽

家大人一日歡或在乎是余曰元白無虞彼皤然

七十我所以曲跽而稱觴匱匱向日孝庶弗歡也

以余所聞先生之歡乃大於是蓋先生幼庶父榮

固世所謂貴介公子也所爲惟吾所欲侈固鮮衣

怒馬少年踴躍陸博里閑中戢亦揮金自豪或以

廣交游延聲譽以爲愉快固常態也而先生殊勿

爾清真恬淡自浣拭吾英雄本色而勿一滓穢于

世俗統綺裘馬之習夏之日冬之夜濯濯自好稽

古敏求蓋常日發牙籤數十軸十三經二十一史

亡不鍛煉而揣摩鈎其要纘其玄卽字句姓氏可

覆案無忘也更復好顓書微事隱語如山如林可

使人席間倉卒發問倉卒射之無能難者詩好唐

人暇日興至或隨手拈一二咏則標格風致宛然

唐人也應試尤苦心爲時統清質遠神凡四試輒

三書房全集
卷之十一
序
冠軍于時澄川張先生紫會山子兩謝先生俱一代名儁少所許可然無不前位推奉先生者居家質讓孝友衣服言語飲食造次必於儒者居鄉邑井井乎擇地而蹈非公正不發憤非飲射讀法不至邑大夫之室蓋儒雅風華雍容揖讓在庠人稱其才在鄉黨宗族人稱其行云先生爲儒不効自結髮至今七十年踣蹶傾側于榮辱聲利之場固亦屢矣而先生陶然自若也先生居閑常呼其快友數人搔首林下有時而便便鼓其腹間曰此吾書樂也有時而陶陶哦于喉間曰此吾詩樂也其在吾先吾父也吾膏梁子乎哉吾豈以膏梁子也其在吾後吾子也吾孝廉父乎哉吾豈以孝廉父也嗟乎先生之言如是先生之歡不大於元白之所期乎哉元白勉之父高千仞之翔而子圖五鼎之養亦各盡其道也然至如先生處榮而不辱處困而不悶兀然矚然自遊於汾陽漢陰之間者是

王書慶全集
真吾所謂無頭巾氣者也

兩河觀風錄序

憶予做秀才時恨平日殫力攻文以冀上人一日之知而繡衣使者至至怯其數錢之賞而考且有及有弗及也卽考及而復憚其一日之勞閱以人代目弗及也卽目及而復憚其一手之勞黠不一加筆弗及也嗟夫夫此何事業屬職任惟才是求而顧可使之有及有不及也此所以恨也然當其

恨時豈自知有今日迨至今日身且自爲繡衣使者矣回想向日作措大面孔耿耿如在夫豈可以我向目恨人者更爲人所恨按部之日必檄各學諸生但願試者盡及之且併以及諸孝廉明經之以文藝請質者衡文之日無一字不經眼經手首拔多加于平日不知名之士末案偏列乎鄉愿無可刺之文而每月之會課其經眼經手拔列亦如之蓋文者天下豪儁所自擅爲微眇之具在上之

王書成全集
人捧喝貴着其痛癢而賞鑒貴略其驪黃使不一
出其千秋手千秋眼士皆以爲恨夫衡文老而至
使士有恨則其自恨當何如予之爲中州繡衣使
也不知能免于諸士恨否然業有此數百篇之梓
文在且願與海內巨公共質之

八大家序

無絃琴是何聲音雪水烹茶是何滋味南橋風
雪中驢子背上是何興趣頰上加三毛是何神

采蠟屐柳下對鍛是何嗜好解衣盤躡是何伎
倆向癡人前政不免說夢若向解人有如司馬
德操之稱好好好好中心誠以爲好其所以好不
必盡知亦不能以語人也吾閱八大家文常作
此想合者十常過半也外是別欲參一人不可
得今世人之尸祝王唐而著龜瞿薛也非能尸
祝王唐著龜瞿薛也踐跡也若夏啖橘柚而冬
踐桃李不時而亦食也若玄耳孫之奉高曾祖

存其事著其人以已往者之禮而以為固然也
吾弗識也吾識八家文吾正視之而其理見也
吾側視之而其韻見也吾徐視之而其局派見
也吾迫視之而其光怪見也吾從是而欲一言
其所以理所以韻所以局派所以光怪又不可
得也閃沒譎變離竒幻化吾無以定之故吾謂
漢子房之師也唐鄴侯之相也晉元亮之隱也
唐太白之詩也宋堯夫之儒也彼非直人也仙
也入大家其我明制義之仙乎吾故表章之以
度脫世人之凡軀者彼區區尸祝王唐間而著
龜瞿薛者是所謂理韻局派光怪者敢不免
于凡者也

鄧繡倩孝廉嚙語序

吾年友鄧繡倩高情儁氣人也每當衆人稠密語
不可了之際繡倩時出片語決之傾之復變本加
厲踵事增華津津乎要言妙道千轉萬變而不可

窮也至繡倩爲文亦復如是癸丑之後幾以麟經
取冠本房而主司且以後場數語過於奇癖竟列
之乙榜乃繡倩不沮歸益發憤煅煉揣摩以王相
其本業浹歲得文若干首梓之而還質於余余篝
燈讀之大者光明儁偉小者別白端蕙卽其機鋒
之所獨向風氣之所日上固已直躋情才之界而
遍化例套之痕性之所至一往而深養之所凝十
日莫應試以較之前刻紫雲館稊文又一精進矣

乃願自貶名曰嚙語嗟夫人之醒語何必勝嚙語
也據余醒時所見自壯至老踰鄉越國車書宮室
衣服山川草樹多與人同而夢中之所閱歷翻覺
無所不有卽驅車鼠穴猶自試之何云因想今繡
倩之言曰蝴蝶不如黃梁黃梁不如蕉鹿豈知蕉
鹿更有不如者孔子之周公黃帝之華胥乎繡倩
固平日服膺仲尼而披游太古者其夢也非夫人
之所爲夢則其嚙也必非夫人之所爲嚙也繡倩

又曰常夢槎浮天河奪織女支機一片石以去余
謂繡倩不但奪石併奪錦耳世抑知繡倩之嚳語
繡倩之所爲衣錦尚綢乎

叙南城夏生積水篇

余於離騷陶淵明集得文之情余於太史公班椽
得文之法余於蘇長公得文之致余於管晏楊子
雲枚乘得文之才余於莊周列禦寇近代李卓吾
得文之膽余於痛飲酒竹中松下南橋風雪驢子

背上得文之趣情到法到致到才到膽到趣到得
意疾書一往而深都無復計死生利害非譽巧拙
但覺茫茫宇宙自有此一殿若卽若離若無若有
之事於我意中喉間筆上迫而後動悶而後應不
得已而後起若是則已矣世人婆心正切酸風陡
人那知此味不知此味其文俗文其人俗人與之
談便欲睡與之處便當自懸百尺樓使彼卧地下
耳余得建武袁君有喜馬其字學晉其詩學唐其

時藝學瞿學薛其人有道者倘亦於余所論諸書
中得情得法以致得才得膽得趣者耶如夏君者
殆私輩中人是不可以無序故序其積水篇如此

徐仲芳鳳游草叙

文生於情言不能盡任其情也還受之法情恣其
才之所之而法貞夫理之所一故善爲文者直兩
處夫情與法之間余於仲芳有感焉仲芳之文鍾
情獨深當其心手甫接詞境層集若滅若沒若怪

若光經生之常情似不如是然徐按之法固然也
機行於不自知而勢相推於不得已嘻咲亦是怒
罵亦是醜服亂頭亦是故觀仲芳之文當觀夫情
與法之間也夫仲芳不常讀書太白題詩所名爲
鳳凰臺者耶千古而有太白不可謂非情之祖然
而其情之深者固其詩之妙者也其詩之妙者固
其法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仲芳當其讀書鳳
凰臺之日其意固已深遠矣情何情法何法但覺

茫茫宇宙自有此一段當行當止之事於我意中
喉間筆下離離合合有有無無而已嗚呼千古而
有太白之詩今世而可無仲芳之文乎

吳福生制義叙

余有制義之癖當夫作此想時覺於屈原之騷長
卿之賦李杜之詩欣然有會纔一拈筆題前題後
意申意表光怪時生慧靈疊出彼於此此於彼都
無障礙所謂二而一者乎却疑成弘之際四家擅

制義之名而詩未有著稱嘉隆之間七子於詩斷
斷如也而制義則否豈其才不能兼抑亦功所未
暇故不免一而二者乎余初見福生制義義中有
詩余再見福生詩詩中有義則何以故總緣古今
以來孔孟朱程屈馬李杜皆吾堂奧中人理之一
心之合事之同夫使我內外俱化中邊悉徹隨其
所觸任取一物以當之而皆可從欲故福生當其
爲制義則制義矣今其篇本具在余得而句讀之

情致婉折似得諸騷才具佳腴似得諸賦體格森然風雋不乏似得諸詩卽其變本加厲踵事增華固已陟斯道之涯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矣福生乎福生乎一而二二而一是亦不可以什憾乎

范質公制義選序

天地間自有此事自有此理自有此情此事此理此情其出之爲個人之筆也自有此詞自有此格自有此韻自有此致解衣於盤躡之餘造車於閑

戶之內或幽或現或行或止或悲或愉或泣或歌觸於風烟交於草樹徵於事變發於慧靈逼而欲出已而不能雖使世人欲唾欲罵欲竄欲殺而尤孤骨自傲異氣偏彌余固種種稽之必如是乃可爲文人不如是則否余於范質公有感焉余初見質公文靈異孤行絕不寄人籬下心甚異之已而更接其人徵其素則凝然少年蒲團上人也家在僻邑罕所覩坊間刻文卽如近時所推巨公某某

皆不省記而獨顯意窮戶讀秦漢以上諸書嗟夫
顯意讀秦漢以上書斯局高而氣勁罕所覩坊間
近時刻文斯酸餽餽釘之氣習不著孤行靈異固
宜爾爾卽如近日杯酒間強質公作詩質公始遜
謝不能爾忽已出其意中語一二未嘗不使人滿
意解頤也余以爲詩因悟質公爲文爲人大抵如
是是所謂自有此詞自有此格自有此致自有此
韻孤骨自傲而異氣偏彌也余感其文喜其人爲
之定次其平日稿以告當世知燕齊之間固有人
焉如此

齊羣玉無得齋草敘

文生於情何情爾此中鬱勃感於百物之變而忠
孝仁義之思英雄節俠之韻幽哀竒喜之致出焉
放之以至於其極而行之乎其所不得已偏者一
端縮者一畧當其心目甫謂涕泗旋交亦必究其
情之所之而後已而况我輩之鍾情者乎故古人

三書成全集
二五
觀壯士舞劍而知草書見解衣盤躡之人而以爲
真畫行南橋風雪中驢子背上而以爲得詩思夫
舞劍解衣騎驢何與三者而三者之情實生于此
世固有無情之文骨節未靈喉吻俱涸自桀其意
韻於短墻尺幅之間爲婆子心爲沾沾頭巾氣其
文爲無情之文其人亦爲無情之人此與木石何
異吾觀於齊王之文而乃知情之際微也羣玉瀟
散人也一見初無餘異稍狎而心肺洞開數與之

處詩社酒盟一往而深之處清興豪氣已不可復
遏以此知其爲天下有情人也而文亦如是常捧
其無得齋草於吾長安借樹軒讀之于時瞻光初
皎蛙部正清使我前日之心復萌而今日之技又
養何者情之所關汝我政自不能已已以此推之
天下寧復乏鍾情之深如我輩者乎則請觀羣玉
之文有所謂沉至鬱勃如岩閃電如澗出泉者情
之幽遠也有所謂孤映森出如雲漏月如氣騰香

王書成全集
二十六
者情之淡蕩也有所謂虛圓冷儻如蛛出絲如蜓
點水者情之清婉也有所謂蹊徑俱捐心口並適
若有若無若離若合課虛無而責有叩寂莫以求
聲者情之靈變也四情具天下之文盡矣天下寧
復乏鍾情之深如我輩者乎則請觀羣玉之文

癸丑十八房文鼎序

士亦愛吾鼎耳何至舍所學以從人舍所學以從
人幾倖乎朱衣冥而妄點之頭而不能復操其平

日英雄自高下之腕此試士之常也則試卷幾非
士之鼎也士固自有鼎士之鼎士所自愛而急欲
見之於天下之人曰前日之事非吾意也吾更有
此卽天下之人亦急欲見之曰英雄豈僅僅如是
吾更求其至者則今日十八房之稿選是也十八
房稿選而何以獨曰士之鼎也士之素也觀士以
素其精專其氣壹其神無所殫其學無所殉其伎
其業直躋其才之界而工巧不極靈變不生不巳

夫如是精神結矣精神既結耽嗜必深使夫舍所學焉父不能得之子也故曰士之所愛也士之鼎也世欲選士之文當必於士之所愛於以察其耽嗜之深而究其精神之結余曷能選文而不能不愛士之所愛愛之斯錄之間有以示同志曰凡文之有精氣光焰者吾以望而知之者也而棄其瑣舉凡文之有品派骨韻者吾以接而得之者也而黜其粗觀凡文之有忠孝仁義之恩英雄節俠之

概吾執其文以揆其學孔孟六經無不合也吾還執其文以揆其他日之所爲居官治民行政事上而又無不合也者吾以天機滅沒別有數以至之者也而略其皮毛筋骨形容之相其輕與重耶吾必問之其真與贗耶吾必辨之要使英雄得自現其面目而伸其手腕愛而貴貴而傳則庶乎其義不佞竊取之矣或曰鼎取新也嗚呼士之所以愛則又知所以新矣雖以新天下可也

張太學勗明母六十壽序

語曰男智莫如夫女智莫如婦夫男智固矣婦何以事智卽智何以獨歸之婦也彼其沾沾閨闈守筐篋司棗栗侍櫛巾固以爲吾事止矣而不知其亦固別有以自見者試觀古獸之家主女懷清齋姜倍負羈妻非智曷以能然然又何者非婦也頃吾有感於張孺人之際矣張孺人自適張君日其志便已深遠擲去綺羅縞衣綦巾躬自執作于緝

沈饋饌之間晨興反於諸獲先寢反於諸獲後蚤歲常廸勗張君曰丈夫有四方之志烏保子皮亦足用其未足以故張君所至貨殖以素封雄里巷孺人力也且張君起貲徃徃以滇南閱數歲始一歸歸不一月復去家若逆旅孺人視張君若過客也乃孺人殊不以此屑意反勤戒旦日懷安敗名子獨無桑下之謀乎迨張君久出而田產會計宅宇營度孺人以女子見智爲之卽張君歸亡不慊

意者二玉翩翩雅秀乃獨不斬厚幣延擇名師陶
型之自問日課幾何精進則喜否則怒雖不任威
夏楚而不食不寢常使讀者愧悔至今其次子勗
明氏馳聲南雍有以也至其各庄租稅無論歲儉
卽豐穰常戒諸佃寬之勿促怒之勿刻也每當秋
獲春耕之日輒呼其庄人來得無不給不足乎因
捐所有餘賑貸自親及踈自近及遠且無問子錢
也迨張君老矣倦遊夫婦朝夕燕處最易褻慢孺

人執饌侍巾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張君卽豪揚性
急孺人常寬辟之得解釋門內雍然門外肅然大
約毋度溫文柔淑無溪刻之性無勃蹊之事治家
嚴少寬多富而好禮挾丈夫之概庭有名賓固無
煩挫薦鬻髮顧其意常欲倣此以成其夫與子之
令名處富而驕蹇自侈席有餘而僅以甘毳自奉
碌碌一生不問官壺之外非其志也此其勤似公
父文伯毋富似女懷清勗夫志四方似齊姜知人

亢家似僥負羈妻其有以自見多矣不可謂智乎
余所居近孺人里中輒聞其事人以爲孺人富爲
吾里中冠行亦稱是良然故余樂而道之以風世
而併以爲孺人六十壽頌云

賀棗陽張棘川先生五十壽序

豪俠之概古今之所共愛貴也蓋其拯寒援孱殉
禮惜義倉卒出身罄財赴人之急成士之名而不
以家族爲解斯時也使聖賢爲之其道固慎其情

志從容審處其路數迂迴悠邈反不若豪俠之作
用犀利而迅捷以襄一時可喜之功辟之醫焉聖
賢者參苓也豪俠者烏喙也參苓以治本而至其
攻痼起沉治標之用非烏喙不爲功故商周之際
興朝者爲碩相遯野者爲逸民然夷齊惠虞仲夷
逸亦何礪砢節目特達君子也其高下貞操流風
餘韻卽商周之宇宙不得之以不竒以今求之寓
縣林谷之間寔所罕覩間有舉其事談其人者心

轍竒慕願執鞭而舅氏景吾每爲余言棗陽張棘
川之賢棘川爲近溪子近溪高行姪修余爲經生
時曾捉筆傳其事至今猶記憶而不謂棘川君高
爽軒豁饒有父風蓋余聞諸舅氏君至性過人內
行淳至事父近溪備極孝養衣服飲食雖多弟兄
輪設有常期而君時時視其精鑿一飯亦一飯再
飯亦再飯扶掖巾櫛身自爲之不以代之仵婢待
諸昆弟墳麓益奏美疇田宅推與彼已寧自取最
苦窳者待諸子侄不吝開三逕廣延名益張氏先
世無治儒者迨今俊民秀士英英列庠序冠其棗
邑君之力也君常曰座客恒滿杯酒不空孔北海
之事吾甚慕之而君亦如此以故士近百里遠千
里爭赴之君輕財若慕慕義若渴有急昏夜叩門
無郗情吝色存人之亡肉人之骨而不問其姓名
若此者不可勝數也凡此皆豪俠事也夫君幸際
明盛之世四海一家竒窮大難之人猝變甚急之

事君不出戶無所遭遘觸其扼腕倘當離亂之世
其糾拯險難卽區區荆軻聶政郭解劇孟何足
乎余恨與君所居遠甚不獲執手同堂勸勉開
及引之大全然卽舅氏之言君操行過人遠矣余
故爲之表而出之以告當世棗固有豪俠之人如
君焉者哉乃舅氏卽欲書之以爲君六十壽賀頌
與賀等耳何不可

楚孝感楊氏族譜序

余郡通守楊侯楚孝感人也甫蒞任而一時新政
曄然其大旨專務以大義率民使人油然而生其恭
愛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際初以爲天性
爾爾而家學淵源實有所自蓋余觀之其楊氏族
譜云楊氏族譜者侯尊人所手定道法義例該焉
更究觀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義舉積此
矣余嘉侯之政高侯尊人之志慕楊氏族裒然之
望於楚也樂爲之序序曰夫人抱行氣之精以生

其初皆原於本始所受推據五音以命其子孫微
矣微矣所謂生民之始耳後世聖人敬民名姓以
別之於衆猥而官邑志事里居各以其所本爲斷
斯亦德不及遠之效矣夫物生而滋求其盡親必
至於莫不踈聖人亦教之有親耳矣不能使之無
所踈勢也夫譜之爲道所見無與微其訓所聞無
與殺其恩畢錄之爲貴而其目皆若爲求詳於所
踈之事夫求詳於所踈者令推之能見其初皆一

人之身是故莫不踈亦卒莫不親也勢也由所以
證今之爲族譜莫不良然獨楊氏云乎哉然楊氏
之譜所以貴者有矣高曾之事必自其宗父傳之
而其所以樂而道之子孫者必其高曾之世有可
美而識之者也余考楊氏家世節義文章相踵於
時非之司徒選之澤官者代十數不替焉無可沒
之人而無可黜之世則亦代有宗父傳之矣無競
維人此其所以望於楚歟然此其大凡也乃孝感

張大寔始於六義六者何也曰義學義館義井義
祠義倉義塚義者酌於己心之宜而發於人心之
公莫之能全焉匹夫而行六義致義之盡也義之
激女子可以死夫弟子可以死師然萬未婚也
以死柱萬死楊之柱死楊之義也夫楊氏之義
人閨闈如是乎至爲坦公良亦難其始末詳具
南臯懷師錄中令人讀之凄然蓋師有服勤致
之義然顏氏子淵從夫子於匡夫子在回不敢

死心隱旣難矣坦得無死乎若坦公之所効於心
隱者必義之可以死者也宇宙惟義所建立族無
義何以族卽衣冠先後赫奕恐弗重也譜於孝感
之楊獨詳其義坦所爲風於孝感者深也勗孝感
之楊併以風諸楊也此侯尊人之深志也然必

之也新都之楊升庵於義卓然可以
而不遽書者志慎也慎於書者慎於義者也嗚呼
此其所以爲信史矣乎侯尊人諱某號某慨然於

王書成全集 三五
先世之六義力脩其墜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侯尊人有焉則侯之新政燁然專務以大義率民
使人油然而生其恭愛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之際者良有以也此吾之所以樂爲之敘也

涂子期山中近義序

壬子冬予方治裝北上而子期徑過予爾時子期
登吳山問越水友天下名巨以歸宜若大然然以
予覘子期之色微若有不屑者予乃相謂言豪傑

靠他人不得吾常遠登吳山問越水不如近取諸
性靈子休矣子期初無言明旦各別去至今冬迨
一年所余奉使南歸子期再過予相見未出一語
予已覺子期眉宇之間翩翩有朝霞色坐定子期
亦無他語直近前曰君言良然豪傑非但靠人不
得卽古之聖賢亦靠不得余以此身安泊山中一
年三百六十日無一日出山一日出山而已覺我
胸臆之間喉吻之際手腕之不上天下地往古來

今無所不有而又一無所有今而後予知所以自
靠矣頃之盡示予山中諸作大言小言微言淺言
實實虛虛竒竒正正徐徐讀之有仙風有禪意有
騷人之情有史氏之筆有若甄夫人籠頭亂服皆
好有若子瞻氏作枯株竹石絕去古今畫格乃愈
竒妙嗟乎性靈之妙乃爾爾耶性靈鬱積感於有
物之變而忠孝仁義之思英雄節俠之韻幽哀竒
喜之致出焉放之以至於其極而行之乎其所不

得已方其心意甫及涕泗旋交固必究其情之所
之而後已使夫抑而相爲父之于子師之于弟弟
得也子期子期今日之子期非向日之子期也向
日之子期取之天下今日之子期取之性靈以子
期一年踈烟冷竈淡竹枯梅此心應別有所存人
試問子期作人乎作我乎子期必曰與我周旋久
寧作我耳夫如是其于吳山越水天下名巨何有
天下亦有能爲子期之文者乎則請觀于性靈之

王書成全集
際也亦亦謝用廷先生序
先是十年所先生壽五十不佞曾致一言以賀當
是之時不佞與先生伯子講易中林僧舍伯子布
衣不佞亦頽然寒儉青衿也不佞猶記憶序文中
以馬伏波陳孺子之事比擬先生志意深遠不可
以庸常衆人目也其言伯子曰力田逢年定獲有
秋莠母鹵莽耨可無憂鹵莽報也彼時不佞躬執

爵先生之堂先生言笑栩栩舉舞蹺蹺先生之言
曰吾立志惟有子詩書耳詩書卽不短効世人以
爲石田然吾鬻腴田以爲石田亦甘也吾家安石
有言子弟何與人事政欲使其佳吾法吾家安石
足矣嗣是又且十年先生伯子青衿而不佞已進
士先生言笑栩栩舉舞蹺蹺自若伯子不但青衿
學益博文益竒品才風氣日上先生不但言笑栩
栩舉舞蹺蹺自若志益堅神色日王以不佞窺其

所至壽不百年三郎不做必不已如是不佞與先生交已二十餘年先生之神情意態眉宇色澤其伯子學之所至與才之所之皆非不佞莫知不佞於此固宜復有所言不佞謂宇宙間富貴功名光華烜赫之事一憑人之氣燄所取而才力所結事固生其所自作而物固報其所自爲以先生高情遠韻一切與世態相忘而獨王其神於後人之詩書殫吾力竭吾財苟可以慊詩書之志無辭爲之

此其氣燄固可畏矣有先生之氣燄遂有伯子之才力事固生其所自作物固報其所自爲富貴以券道德功名以償學問不佞固有以俟先生矣自是十年間先生志益堅神色益王言笑栩栩舉舞蹺蹺自若伯子學益博文益奇昂才風氣日上舉世人所謂石田化而逢年而不佞向時所稱馬伏波陳孺子之事大駭于時不佞復當爲言登先生之堂飲先生之爵掀先生之髯先生必當呼盧引

王書房全集卷之十二
滿共盡淳于生一石也不佞固有以俟先生矣

游登翼文學母七十壽序

婦德難言哉子思子論君子之道曰造端乎夫婦
余得而轉其語曰造端乎夫不如造端乎婦也何
也世之所號爲奇男子者英爽浮動才性發揚無
論其次卽太上殫其知力類無不有津津立功名
光竹帛之想正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此其道常
主章惟婦人顯精致柔布裙荆釵桑樞蓬戶前不

覬芬華後不分誘慕獨憑其一念無所爲而爲之
衷有所見立皎如日堅如石雖造次顛沛弗以易
此其道常主闇積章之道至於日亾積闇之道至
於不厭文理遠顯與風併而該焉此世間男子之
所以不如婦人也吾與吾友登翼之老孺人有嘉
焉登翼與余自幼結社雉壇馬笠風雨靡遺余得
習孺人行悉甚先是游氏族艷烏倮子皮之事權
量會計相與習而安之有委委其帶而峩峩其冠

者道遇輒笑之如越人笑宋人之章甫久矣夫游
氏之曠於儒課兒以儒自孺人始當孺人之課兒
以儒時也家又貧登翼尊人擴齋君又外出外出
又二十餘年未歸半菽不贏一囊如洗假使孺人
間識不裕趨目前飽煖之務無如農賈最便而孺
人不然緝蛛圍繡寧不食而食其子寧不衣而衣
其子俾之立意詩書余少從登翼游尊酒論文日
晡未厭孺不從傍贊助之鷄黍豆粥倉卒皆具邑

有賢人百里以外督登翼負笈從之館穀餽遺百
計致之未嘗以貧爲解登翼好古鬻書盈架皆孺
人緝紉寒冬龜手之餘易之登翼夜讀熊可和荻
可畫歐陽柳母余未知其孰賢也嗣是登翼崎嶇
十餘年爲儒不効一時艷烏保子皮之人聚族相
與詈之曰事此石田無用胡不徙業庶幾旦暮有
秋耶孺人不爲沮日刻勵登翼益至日功名遲暮
安論哉矢之疾也百步不能不止也步之遲也百

舍千里莫之限也女母憂步之遲百舍千里將有日矣又越是數年登翼補博士弟子員聲名籍甚起公卿間而擴齋君亦歸積二十餘年之商起貲千金視曩時布裙荆釵桑樞蓬戶半菽不克一囊如洗大有間而登翼力孺逢年亦少幸有秋不爲石田無用于是時假使孺人闇德不裕憔悴之感一旦榮華必將還詈向時烏髀子皮之人又將挾其子以傲睨其夫曰非我安有今日哉出是卽專家計擇財物田宅精好者自潤以償其昔日二十餘年無聊之苦擴齋君縱愛幸他姬庶子理與勢俱不能與孺人角明矣乃孺人素心白意不異昔日寒儉時迨擴齋君歸日絕口不言向日貧苦事以其已成之子已裕之業悉付擴齋君手厚薄多寡惟所指受無所問如是孺人生平所得力於闇者多矣假使孺人身爲男子其治民也必不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其事君也必不以寵利居成功斷

爲世間奇男子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不如造端乎婦豈虛語哉

陳大士文學尊人八十壽序

天地間自有一片渾噩之氣團而不散其在人爲山谷之間敦朴之叟心性醇厚情態質實色澤沉凝象貌簡至積其所至自可與人間福澤壽考逸樂康寧之事相近此非必其志之所期意之所至也彼其精神固有以召之氣燄固有以取之蓋自

然而然者矣余嘗徵之余太翁者焉余太翁素心白意自少至老一轍竟不知人間有炎涼新故恩仇謗譽事日用云爲混混沌沌家貧饑亦不知寒亦不知日但以教余讀書爲事人問之曰翁教孤兒讀書何用則應之曰余不知教孤兒讀書何用也但教孤兒讀書耳迨余試三場榜將揭之日太翁輒除蒿萊掃門庭以待人又問之曰翁豈有兆耶則應之曰無有意但謂凡讀書者莫須有是耳

其肫朴真至魯不拘世法如此然而壽幾百歲余
出其望外成進士此豈非天地渾噩之氣團而不
散於身積其所至固可與人間福澤壽考逸樂康
寧之事相近自然而然者乎惟大士尊君某先生
亦然先生初家閩布衣毛褐坐一片冷青氊教鄉
里小兒句讀苜蓿一盤便有終焉之志迨大士長
有成立促之歸臨始與之歸臨當大士歸臨時比
長卿貧更甚併無四壁借人蓬戶庇風雨先生晏
如也仍坐其向日舊青氊課臨鄉里小兒句讀如
故嗣是大士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業益進才益
高聲名益籍籍起諸縉紳巨公間家稍稍裕所日
奉先生前者皆甘毳先生若固有之向時蔬糲弗
厭今其毳亦弗耽也所交皆天下名士時時長者
車相過呼盧浮白戶屨恒滿盃酒不空先生捫虱
鼓腹其前向時韋布勿慢今文繡亦弗趨也自是
先生德由佈鄰族之人敬憚之祭祀賓客宴會間

里公事俱奉爲祭酒先生不變其赤衷茂意勅斷
之是非可否立剖向時岑寂弗詘今炎盛亦弗驕
也先生心性恬淡神情悅暢勢利不干其心喜愠
不形於色卽其爲人淳淳悶悶在漢陰丈人畏壘
庚桑子之間曩余與大士論文時時詣先生膝前
談天下事先生不答溫言好語數兩問晴領略風
月而已迨余成進士造大士別墅先生從山頭盼
望曰是兒前日數狎吾膝前彼若若纍纍者何物

若是吾兒不饒爲耶冲襟質態一無回護如遊無
懷葛天氏之先若此何其心性態色澤象貌之
似我太翁也我太翁年幾百歲以余睇先生華顏
濡體韶舉仙仙殆不百年不已至大士文章道德
天下寶貴如異代法物於進士何有是天地渾噩
之氣亦團而不散於先生之身積其所爲固與人
間福澤壽考樂逸康寧之事相近仍如我太翁者
蓋天地渾噩之氣團而不散於人之身其辟之人

爲嬰兒未孩辟之一日爲平旦辟之四時爲春辟
之世代爲三代唐虞以上沉深鬱勃細縕凝密情
深而文明氣盛而化成其發現豈苟然哉吾獨怪
世之人機事機心日斲其混沌肫朴之竅於角聲
逐利之場吁人已耄矣日已晏矣歲已暮矣世代
已春秋戰國矣吾未知其福澤壽考逸樂康寧之
事之果何如也

賀南昌司理王二溟陞比兵部序

語治至今日古今之一大奇也六官不必盡備宰
相不必盡參帷幄之議天子深居宮闈雍容而卧
治焉海內亦已晏然無事百姓熙怡于太平畊鑿
之中矣說者以爲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福澤天子
之明聖內無聲色土木狗馬之娛外無權貴俊倖
奸邪之竊精神日注權數日操有以使然而余猶
以爲不獨此也天下大矣天下之人衆矣漢國唐
藩不在畿輔之內而在畿輔之外精神權數一或

不注一或不操爨藁萌而變故多余以爲今海內
晏然無事百姓得熙怡于太平耕鑿之中者代天
子之巡有人也所以代天子之巡有人者代天子
之巡耳目有人也代天子之巡何人諸省巡按御
史是也代天子之巡耳目何人諸郡刑曹司李是
也御史以卑品握重權其意氣新銳其位望高華
固無不人人自愛者至於司李亦然司李於郡僚
兄弟也郡寮卽無論貳倅兵農錢穀各司一事至

眇瑣卽太守尊貴高坐堂皇然不免簿書批決之
煩所去邑令無幾惟司李優閑高貴獨踞一途先
諸御史之鑣而宣其耳目高下在心好莠在口寒
煖在筆故司李與御史兩者相挾以爲重相佐以
爲明相濟以爲治蓋下挈其福澤以與百姓而上
奉其威勢以還朝廷天下之所以稱晏然無事百
姓得熙怡于太平耕鑿之中者固當以是故也雖
然爲御史易爲司李難也旣爲御史之耳目矣法

紀不得不操風裁不得不峻偵察不得不明如是
卽御史或受其譽而我不能不受其毀卽御史或
當其功而我不能不當其勞是非利害之地鮮有
善焉乃王君何如也王君初爲司李得福州再爲
得南昌郡其爲福州也福州之民畏而愛之久之
以憂去百姓攀轅卧轍留者千萬人余不具論論
其近者蓋南昌於江右十三府爲首郡御史之所
寄耳目獨多所托事任獨繁所叢以爲勞毀獨甚
昔龐參爲漢郡承賢者之教誠行三大政孟中設
水加薤抱子當戶漢郡大治而王君政似之王君
衙齋如水冷竈踈烟不妄取百姓一文卽或情興
不乏竹間松下亦止清香一爐茗茗一盃揮塵清
談而已了不異向時寒儉書生也雖其事權在握
勢固不得縱此輩蛇虎公然民上然其意豈有他
耶仁嘉禾也不得復仁稊稗曰清曰仁曰威三者
並行不悖此將持以行四境蕩如而何毀何譽何

功何勞然猶不獨此也居官有大體更有遠神世
亦有勞吏者矣而不免爲庸吏世亦有才吏者矣
而不免爲俗吏乃君韻宇清真襟度玄曠怡然別
有所操于一切居宦跡套之外詩以唐字以晉文
章以漢琴以元亮花以安仁鶴以清獻酒以次公
山以元凱亭以永叔蓋風流豪邁居然衣冠名派
八子聞君治行將大用之而暫試君以兵政自君
一兵政召去百姓遮道借留不得乃旁溢爲歌謠

曰王君天我今去我哉嗚呼王君亦何以得此于
民哉王君於南州固自有祠有碑附古陳蕃澹臺
子羽之列矣而諸門生六人猶未已也更索余言
寄長安明所以勢遠地絕猶不敢忘崇慕之意嗟
乎余何能言王君哉人有言吹管有嗚吹劔首者
映而已矣余之于王君言也其猶一映也夫

虎齋社草序

制義者少年儁氣靈心王力之所結也蓋人旣老

矣世法既深故吾都汨顧護一切得喪是非毀譽
有如持冰復如捧卵鼓氣至三黃金爲注有不竭
與婚焉亦寡矣惟少年人英敏妙惠本其夙來赤
子未琢之真以往七分學十分識二十分膽牙有
慧舌有鋒腕有鬼筆有花一往偏至直躋吾才之
界而後文之光猷竒突開卓美秀故可喜也請以
余徵余髫年滅沒清賞竟可十二歲爲文十五歲
名于鄉二十五歲名于國荏苒年華至于今日強
脅之未無所復施僅能保守前緒使勿墜其光靈
已焉卽有時賈勇帥氣去故取新若將得之而知
識意見未越其封我仍作我然則老少之際其關
於人亦甚矣哉會余上肝江造年友鄭愚公園愚
公二弟在焉初夏新晴榴開爛熳余方嗅花啜茗
登臨陌上而吳靈承萬靜卿吳慧靈吳國賓張玄
象吳四竝聶聖與諸君亦來班荆談文混混有致
余細睨其人精悍奕奕俱一時英妙再視其文靈

王書房全集
華開煥磊砢英多豈其氣傷心靈力主如是是固
可以語於學語於識語於膽者願諸君勉之盱雙
石雙瀑竒秀甲天下氤氲沉鬱用物宏而取精多
宜必有圭峯潛谷竒異人復出焉竒異人何人不
過儁氣靈心王力本其風來赤子未琢之真以往
若而人也諸君可不勉乎哉

庚戌傳文序

今之論制義者徃徃憑弔成弘余以爲不必也夫

文論神論氣論才論品政不當論世論世唐虞夏
商已不能不周秦周秦已不能不漢魏漢魏已不
能不六朝六朝已不能不唐宋元物無故而新
法無因而不創各極情文代有體製卽無論六朝
漢魏以上唐律宋詞元曲極頂合尖窮工極變雖
聖人復起又何可易也故余謂我朝之制義成弘
自有成弘之盛嘉隆自有嘉隆之盛萬曆又自有
萬曆之盛天理常存人心不死政不可以一端盡

也今之正文體者卑卑禁字句平詞調取符傳註
中所爲神氣才品俱一切置勿論宜乎不足以服
天下英雄豪傑之心天下英雄豪傑所以寧死老
窮賤貧而不悔也且今日之文章亦何可當也士
不佛不老而根本六經六經之理玄而奧幽而深
六經之詞渾而噩博而高在衆人耳目之中在衆
人耳目之外士不爲英雄豪傑則已士如爲英雄
豪傑也必于其間取精焉摘竒焉不爲玄奧幽深
且爲近易顯淺乎不爲渾噩博高且爲浮厲卑小
乎尺而尺寸而寸簡髮數米吾未見其能爲朝廷
得士也今所錄者體非一家法非一局然吾但知
其爲神氣才品而已不知其爲字句也但知其爲
六經而已不知其爲傳註也但知其爲英雄豪傑
爲朝廷得士而已不知其爲秀才舉子懼有司黜
落沾沾頭巾氣也地處一隅恨收未盡坊間索急
聊以付刻尚容廣而求之知我罪我俱不辭耳

羅母王氏孺人七十壽序

婦德有四曰容曰言曰德曰工而不舉識夫識何以不舉之婦也豈非以其閨觀惟處朝暮之間職酒漿司鑄量止矣無所事識爲耶然而空有遠謀夫子職外婦職內夫子未及婦相足資宗社之大計嗣續之遠猷夫與婦半焉婦若無識何以畢婦職也昔者敬姜之迪公父文伯也惓惓于居沃之鄉義曹僖負羈之妻從青瑣中窺晉公子之竒而饋飧置壁先蚤貳焉此非識裕何以能善身計家相職外者之不及也乃吾於羅孺人有嘉焉若論工也德也容也言也孺人何有孺人少適季騰君季騰君身席祖父之業貲幣有餘顧孺人不藉也曰吾能自得之兩手拮据事女紅機杼緝統以身先諸獲業緣是盆饒幾蕝其先工豈有歎耶季騰君篤行君子里中之瘠待以舉火者旦暮門如市孺人從中從與穀以給荒錢以周乏償時對簿祈

母還而已無所問子也德豈有虧耶孺人性質素
縞衣綦巾不索鉛華其事季騰君夫妻對食相敬
如賓子所爲無過霽顏以待不則厲可憚也容豈
有渝耶凡婦之不以言見者外事非其所與也孺
人內襄外綜卽一畊織一工作一嫻友諸冗雜無
不稟問乃孺人勅斷有度守闔門之訓卒不輕假
人一語言豈有失耶四者旣脩婦道終焉豈不足
爲孺人竒而孺人之竒尤不以此余所謂孺人竒
者在超離俗人耳目以儒書課其子若孫而不問
利鈍成敗遲暮之跡孺人一子萃垣氏自舞象時
卽延名師課一經青瑣絳帳苟可弋獲不問所捐
方謂一子區區青紫可掇也迨萃垣氏數竒不偶
則此措大不售之伎已如石田尋常之見鮮不易
志而孺人轉以切焉不得之子復欲覬之孫發篋
殫笥和熊畫荻日促督其二孫磨厲以涇器不習
則自咎曰教不先也再試有司不卽効則自慰曰

命也遷延荏苒堅守其數十年不効之石田直至今日而後少驗迨驗而孺人春秋已高且七十矣龐眉皓髮與季騰君雙笑坐堂中一子軒偉兩孫昂藏孺人於婦職盡矣自非識裕何以能然余悲夫世之爲男子者遠志不存自規尺寸暮教其子且欲有獲稍拂意便擲去果解以儒書爲不祥之物噤口不言此可令孺人見耶卽如余少賤貧家孺人寒夜一燈四瞻靡托假使智短便應督孤兒耕種就一年之計何暇候十年之外耶乃家孺人別有期願茹蓼食荼寧忍饑寒以待余之今日此其所識蓋與羅孺人同矣余感羅孺人之事不覺併及以見世間男子知解見識反不如婦人殆非一端矣

賀陸侯開翁三年榮滿序

先是仲鶴陸先生之大中丞予省也紀綱之具獨持風裁地方利害心綜而身任興所興革所革蓋

自余省之有大中丞陸先生也疆內寧謐治平於
十三省稱第一焉百姓至今尸祝之日安得陸公
再生撫吾黎乎顧亡何而先生之子開仲君且以
司理蒞余旴矣司理於省非憲於郡縣非長顧令
缺司理得代爲令守缺司理得代爲守御史臺歲
一按行部中其兵刑錢穀以至簿書零瑣之事郡
官自太守以下縣官自令以下率得以本職受委
先行管勾其務蓋威權勢力於省居然一大中丞
也故開仲君之官余省也開仲君之官余省不爲
他職而爲司理也天直有意焉以不泯前大中丞
之令緒而益之以光大其棠勿剪泮碣猶新蓋自
君一登余旴司理之車而後余省之民喜可知也
乃侯今果何如也國家之任巨矣生民之故多矣
士君子居官率職自如別有一段清淡真實之心
則點染多而氣骨弱委托勝而幹辦踈止與上官
雷同慮無當於其齒止與巨室比周慮無當於其

王書成全集
五
口止與吏胥因緣爲奸坐嘯畫諾而不肯自發慮
無當於其名鬪茸回遁一無愧悔此其於自計最
便而於國計奚補耶乃君獨不然奉其生平素心
以往其於世一切聲華勢利澹然無營門可如市
心可如水金可如粟馬可如羊自奉一薪一水皆
其家物不費百姓一文至其興釐利弊務便百姓
無愛髮膚卓哉一段真實之心真可信於士大夫
也其治盱於郡守貳倅不啻兄弟於縣令丞尉以
下又若季父然以子蓄之蓋自君下車以來盱守
貳倅令與丞尉相與吹埴吹篴以治而境以內竟
無乖忤逆節之萌君從中調護豈眇小者哉或邑
缺令君多代爲令卽真令弗若郡缺守君多代爲
守卽真守弗若御史按行郡縣君以才名多代爲
股肱耳目卽真御史弗若蓋潁川之惠萊蕪之介
山陰之懷來朝歌之斷理成都之訓迪中牟之徵
異種種於君悉兼之至今卽無論盱其自盱以外

王書及全集
大江以西十三郡有不畏君若神明仰君如父母
乎是君於省爲良司理于前大中丞爲不愧清白
吏子孫一人福澤四境又安大江以西十三郡之
百姓以思前大中丞公者思君還以今日思君者
轉而思前大中丞公父子循良世濟其美千古快
事百姓有心慕之有口歌之天豈非有意乎天豈
非有意乎今且會三年之日月告成于天子賜璽
書褒美矣卽今朝廷清明百官奉法惟謹無患有
凌遲之奸雄而患無擔當之豪傑以君敏達之才
而載之以君真實之心天下事南卽扼倭北卽扼
虜中卽扼漕得君而爲之何有余晚且賤又不能
文顧有幸家臨之南極於盱爲最近地耳目君政
教行事熟悉甚敢僭爲之言以爲他日傳父子循
良者採焉

賀郡司馬念吉陳先生七十壽文

吾鄉陳麟定以邑令高等去歲秋新擢爲御史臺

親承某日月期報知遇赤心白意無所不竭時有
威鳳神羊之號顧至今夏時有所不擇每每告所
知曰人壽幾何家嚴會于季秋年且七十矣人子
至羈宦數千里不能從彩堂進一盃卽此纍纍若
若者何爲前此卽有例許給假歸省侍養而適值
時禁網稍密不得援奈何而不佞時過存闕爲管
解我輩見其遠且大者子無滷沾彩堂一盃之進
子自度以親承日月圖報知遇赤心白意無所不

竭御史之子當尊公尊公樂乎抑以不離左右以
猶人之子當尊公尊公樂乎今秋初度余得以同
鄉諸縉紳傾嚮之意綴爲文以代觴而子觴亦或
因而可代乎麟定始爲之一笑踧而謝曰是所願
也蓋先生爲麟定御史文不必論而更爲南官第
一人吉所先生子掖垣如吉先生兄一家前後輩
出此三大貴人而先生適以一身處其間應無所
事事卽事事亦以有所恃而無難且以無以加而

弗克自見而先生固不爾故以吉所先生言之官
卽宮贊清貴乎而弗克寃厥施時先生且以十六
歲弱冠之兒扶襯而南一介行李惟有素書書不
可鬻而亡者需塋生者需養是以貴人父累先生
也以如吉先生言之官亦掖垣不爲卑而弗克寃
厥施如故無祿卽世五幼兒煢煢亡者需塋生者
需養是以貴人弟累先生也乃先生殊不以是窘
率諸奴躬畊南隴設館受徒悉屏向日貴人綺靡

繁麗之習而從吾躬措大所爲母與祖母始得成
色養卽亡弟諸兒亦得以其餘受贍時有人勸之
公何自苦只今邑父母郡侯藩臬長皆公父弟年
友弟一見之比之耕獲學祿當十倍而先生竟恬
然不屑也先生雅多子時又有人勸之公食指衆
令先伯無嗣孫公次子序當斷公餽不因以爲利
而減省食口固公便計也乃先生復拒之曰公不
聞矍圃之射乎至以爲人後者比之賁軍之將臣

國之大夫而擯之，金不得入，吾愛吾子，背先聖之訓而棄吾子，吾不爲也。凡先生安貧守分，重氣節，輕勢利，類若此。先生才質清蔚，爲文輒驚其儕輩，以爲元魁，可旦夕掇，何必減父弟而不能不分念于貧？竟以明經就選，爲衡郡司馬，衆共惜之。而先生固恬然曰：士在自豎，何官不可爲？衡故三楚僻境，上人耳目，所不得盡施。官多不自愛其出，而先生竟以一人獨清，獨醒於其間。同官有不共擯之

曰：怪則爭笑其爲愚，而先生固兩無所辨。循職盡業，磨不磷，涅不緇，止求無負于地方，而吾事已矣。久之，墨事大潰，先後同官至守丞司李，一時見黜，幾空署。而先生獨靈光，鬼然。夫誰謂世遂無公論乎？時兩臺艷先生清節，已儼特疏薦守桂陽。又其時士民攀轅卧轍而留者數千人，而先生適有子舍之念，旣已動，遂不可遏。竟拂衣脂車就道，曰：士各有志，不爲五斗米折腰，千古寧獨陶靖節擅美。

且有所以用其未足我不做不有二郎做乎于時
歸裝不名一錢褐衣紙帳至使童兒私嘆一囊來
去仍然我家舊物也迨歸之日先生子侍御尚爲
令所至俱有廉能譽則先生又躍起曰是不愧我
清白吏子孫也嗣是侍御新擢爲今官卽馳書誠
之曰宇宙所號爲有血性男子固在事不避難忠
無隕節而侍御固能心誌之耿介立朝志不囿於
百折理無屈於孤行皆先生教也大槩先生爲人
貞廉孝友田宅財物卽有餘俸置立礲薄自取豐
肥以與兄弟及兄弟之子孫外氏中表貧不能自
存者分衣衣之分食食之日相與有瓜葛安得不
爲爾耶凡此皆先生自爲而無所藉又比之兄弟
之所爲而或過之安在其第爲官贊之子給諫之
兄侍御之父而于已一無所事事已也昔夫子稱
文王無憂而日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嗟夫此特
夫子重喜文王之有父子耳若論文王如傷視民

未見望道古今所號爲甚有憂莫文王若也文王
卽不得王季父武王子寧不文王哉故置文王于
王季武王之間謂文王無憂文王不任受猶之置
先生于宮贊給諫侍御三大貴人之間謂先生無
所事事先生亦不任受也故今之壽先生者有能
曰自爲而無所藉較之父弟之所爲而或過之乃
爲能壽先生者乎

賀臨邑庠學博羅先生考滿序

吾邑爲郡六邑之首邑庠六如之庠弟子員彬彬
衆盛亦如之此固然矣至於庠齋東西各先生賢
否宜無係于邑之首不首也而賢者徃徃獨多亦
若邑之首六邑然者故言賢先生於吾邑之庠固
然自若然竟未有如吾羅
先生賢之甚也何
也明經一途士至于必不得已而俛首受任自非
迫于貧與老必不甘爲旣甘爲之當其爲之之日
不能當其日日循環以貧老兩字留置于寸心夫

誰能責患貧者以不愛財責患老者以努力自脩也而先生殊不然先生年力方壯既不云老不老而胡以卽俛首受任也先生向日誠曰人倘有志自豎何官不可爲蓋其英遠曠邁得之天性卽既老宜弗衰况未老也惟先生首去此一患故能直奉其丈夫鬚眉氣骨以受任他人卽日呼迫其弟子員以謁見不謁見也乃先生則不俟呼迫而謁見者如歸市相見旣不必贊而更以其俸餘間拯士之乏士之才者文課固所自爲無不從先生就正而光山斗先生理學輒以忠孝仁義時從先生講究卽立雪坐風不帝也以先生日需廣大數斗供億幾何而何以獨能不責弟子之贊又更有其餘以拯之蓋先生家累獨少自奉極薄居恒吟風弄月其興趣常若在人世繁華醜郁之外是其心眼中原不見有富又安見有貧貧患復去安往而不丈夫鬚眉丈夫氣骨哉今先生且三年吾邑庠

報成績于天子矣。天子是時方屢下明詔，勒老憊者致仕，患貧而簞簞不飭者罷斥，第患當事不卽以先生成績上聞耳。如以先生之成績上聞，墮書之褒安車之召，豈他人任哉？時諸生成歡悅，先生榮滿，欲得不佞文以賀，不佞實不能文，而謬其淺近，有如前所云。獨能去二患者，因以重先生之人，因以風天下之士，因以誌吾邑庠先生之多賢者，人才蒸蒸，不獨首六邑，還首海內，良有以也。

李短倩燕中稿序

李短倩於庠庠，有才譽，其以八股業戰勝詞壇，爲冠軍固矣。至於詩詞，非試事所急，宜短倩弗爲，卽爲宜弗工，而短倩固弗爾。亦詩亦詞，亦八股業，短倩每隨其才之所至，意之所之，無所不爲，卽無所不工。余蓋嘗遊盱二姑雙瀑，雙石奇秀，光靈之間，無不有短倩筆光墨跡焉。以爲此殆士之環瑋，奇辨不可以一端目，卽不可一途窮也。若是短倩

於世豈尚有不可爲之事哉而不謂至今尚索米
長安與東方曼倩待詔金馬門略相似此燕中稿
之所爲刻也語曰詩有別才有別趣假使短倩生
平於世未數數然則其於才未必極於起未必深
詩詞之構何踵事生華變本加厲之有今觀短倩
燕中稿諸篇磊砢層集竒變橫流則士何必不窮
卽窮何必不通試一日懸之國門當必有襁千金
而購者詩文購矣官豈獨遺故余謂李短倩卽東
方曼倩前與後稱二倩可也

王枕嵯先生詩集序

魯記 神廟之時余同籍兄弟之結綬于 朝者
頗盛而其時又邊警不聞退食多暇故一時同志
如陸景鄴鍾伯敬馮少伯馬時良仲良弟兄逐日
過從飲酒賦詩而余亦得以屬橐鞬相從說者謂
不讓瑯琊歷下諸子而嗣是時事差異卽人之一
官升沉顯晦存歿亦不同迨至今 聖主臨朝諸

賢連茹而余同籍兄弟之際會風雲者獨若少然以舉前日兄弟所謂同志過從飲酒賦詩者僅一時良與余在而徒使人深今日之憾增往事之嘆而已矣然時良時秉鐸成均文章固其職業而余復贅員罔寺官幸多暇卽予子兩人其爲過從飲酒賦詩自若也而更幸添一有意義好讀書王年兄枕崖爲余兩人執鞭弭而先倡焉枕崖爲人踈爽無所問人世利達平居一意閉戶讀書架上書

隨所居處常積至萬軸昔人之所嘆羨鄴侯者以爲牙籤萬軸然又曰手若未觸夫手未觸是卽目未注也乃枕崖則字字評隲編幾斷而簡幾殘矣一身常不肯置諸猥冗穢劣之地每移居必自捐貲營構精舍古器盆花滿焉飲酒不甚耽溺而常不能離客至設卽不客至亦設終日卽一斗一石多少不可知而總無以測其醉醒故其爲詩大槩亦準此落落穆穆踈而有致離離合合變而多姿

不爲近代併不爲唐人而要以自成其爲枕崖昔
蘇長公稱文章之妙在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
點塵而余固曰人患不讀書耳到讀萬卷書處筆
下自一點塵不着其枕崖之謂歟枕崖詩近付削
刷而余謬爲序次正當與天下人共而質之近代
乎唐人乎其自爲枕崖乎應令天下人耳目爲之
一新矣

賀傅友梅老師七十壽序

我汝上人士文章行誼經術不乏尊宿而至云階
壇專席有申分魯國之稱則惟我師傅友梅先生
爲第一云師爲人嚴冷終日危坐無笑容人有過
失不嫌面折總期于人之改絃易轍而後已爲文
典雅嘗曰文辟之司紅者卽花樣不可不新而尺
幅自定未容大巧者更易乃今天下爲文者之尺
幅何太陵夷也生先專治易其爲講疏專以朱子本義
爲主而間翼以自己性靈之發明然總之不離乎

本義者近是設帳國中凡執經問難爲之曲折解
譬不問昕夕不問束脩以故環百里內外士至從
之如雲且崛起名流鬼科者甚衆會記師自撰講
疏筆墨纔落紙未乾須臾國中傳寫殆遍甚至著
蔡奉師之說以各爲人師師又爲師師不可紀卽
師弟子不可紀不必皆及門也師甚有知人之鑒
又會記師閱文判斷人他日成就某止此某不止
此無不一一驗如響而不肖麟其一麟初以童子

負笈從師遊師一見便能識拔曰此非猶人才也
麟自是文名焱起以至今日師力居多師前後大
小試計五十年來所經不下數十府院道官無不
高等而卒難一第至今年已七十矣七十不可不
云老而師精神意氣與頽面筋力則不啻壯夫謂
老則人應惜之謂不啻壯夫則益望之惜之者何
師生平能使其弟子歿其才緒以梯榮而階進何
限而獨不能自拯其蹇抑稽古又安所云有力哉

是不能不令人扼腕也望之者何人患精神意氣
弗王面頰筋力易衰耳及是呂望不八十興周申
公不九十仕漢耶今師經行無論老益脩明卽舉
子應試業雅能浣拭其故而躋之新澤卽不能東
塗西抹與三五少年共鬪妖艷而音爲鐘鏞色爲
藝鼎豈終吾世而遂無賞識之人假使以師當呂
望匹申公師方壯何云老合人之所以惜師與所
以望師而後乃始得所以賀師也蓋凡人七十曰
中壽可賀而師獨不可賀卽賀而徒持兕觥祝萬
年師亦不憚惟得吾言而師應掀髯飲滿不盡百
盃不已日知我者丘子吾精神意氣頰面筋力一
日可用卽一日不敢怠彼據鞍顧盼以示可用獨
非人耶吾壽筵且止請少俟今秋鹿鳴與諸君作
一併痛飲耳麟時治儀兒子旭等皆以爲快談可
書遂書之以資壽筵諸君抵掌

新城林侯政紀錄序

今夏不佞浪遊二姑因得與新城縣侯林君晤言
侯聲容落穆而意念冲深不佞固已心嚴之而復
得讀其黎川紀略自訟獄錢糧以至山林村市無
不以一段菁莪入之理法維之井井綸綸條條縷
縷而新若成一無事之國而因慊天下揮霍喜事
之吏不如循吏喜事之吏視高而步濶於已有不
可繼之功而於人有常難塞之望惟循吏一意踐
履實地率循本色于以愛民迪士其功其名若其

不得已而成之蹶實而行拾級而升其始也尺尺
寸寸而其究千里萬仞黎地爲江右最僻銳入於
閩風氣易移民富厚易侈多山阻深暗習易獷梗
自侯爲之三者廓如也不佞聞之黎鄉紳涂太常
曰吾侯以徹裏精神爲政邑一案一牘一啓一札
一牌一票無不自爲而他可知又聞之兵憲 洗
公祖曰林令真誠有爲有守吾屬令中未數數也
夫今各位最卑心力最勞事勢所粘帖於民最喫

三書房全集
緊權焰原不得以自操而肩擔又不能以他諉故
爲令者起聲名殊難而得訕諉最易今侯下謙民
志申誠信孚于士大夫而在上人之聲聞復爾燁
然令若此又何所不慊乎令難自慊到自慊處三
公不易而况三公竟未有易此者乎侯勉矣侯益
勉矣

李學博榮哀錄序

郡學博李_魚先生青年茂才極其所至卽六第

猶掇之而顧爲某年恩選小用其道去卽恩選入
太學例亦得優選州與縣而先生顧無他竇可營
一篋之官猶然窮措大第換頭上紗帽耳紗帽易
以俗人而先生獨不爾數千里遠迎其太夫人奉
養其瀧不缺他先生博吾庠卽日督責其諸生至
不至若先生日月至至又無所俟督責也且諸生
至時尊酒論文更爲之慷慨勗勉忠孝馮吊千秋
不極驩不已然先生如此自非顧囊有餘金不能

乃吾聞先生束脩不較縣府非公事不見其滄盃
酒何所出不過始以俸錢繼以稱貸其究無可奈
何以衣囊質當期不負人爲子母耳坐是先生以
文學人品考寇其一郡諸先生前御史臺特薦之
今御史臺旦夕復命薦已擬如故凡教官得御
史再薦得超擢爲縣與州得超擢爲縣與州而窮
措大從前緊緊跟着者始可一脫卸去而太夫人
忽一日且報意外爲仙遊矣嗚呼先生之品何高
先生之遇何厄也先生每對人唏噓流涕終日曰
古人揚名顯親予旣不能卽古人爲貧而仕仕以
養親而予又不能今不上不下累親數千里外竟
若此何以爲人時有人以先生此語告予者予曰
不然近時明經一途當事不甚見重故爲明經者
亦不自重纔之官便筭計其可以官之日可以歸
之裝日日惟求諸生而督責之以冀束脩而他無
所冀如此卽歸裝千金顧於親榮乎今先生姓名

聞於天子行品重于寇裳太夫人壽合一郡諸生而壽之太夫人喪合一郡諸生而喪之榮於生而哀於死莫是過而先生顧尚於此不慊耶於是諸生爲之類其前後任日考薦之語賀弔之詞並爲一帙而付之梓名曰榮哀榮哀者世人生死極隆重之詞而先生俛得之試問先生歸裝卽不干金然於他先生所得孰多也

賀南城縣吳侯鄂翁四十華誕序

鄂翁吳侯由新城調南城總會日月蓋已及瓜甫四年所矣未久舊直指曹公以侯才行德政無所不應第一故薦疏特定七十三縣而第一之以爲南城吳公卽洛陽吳公也自是今冬仲兩院臺且上令省計書明春季天部又當舉行考選以補風憲缺員侯若此豈但第一七十三縣固宜計與選通天下而言之無不第一者觀期近侯不日且榮發矣計南斷不能復借寇君姑山之陽盱水之

陰其社稷尸祝定有一篇許大文章以發明侯德
政與民所以永永戴侯而不忍一旦去侯之意而
邇時候同寅二尹陳君三尹姚君衙尉王君固曰
未也二三子時時覆侯宇下悉侯爲人與爲政宜
最深第二三子言不足爲侯重卽他日言有大文
章又二三子言無所俟今幸當是月哉生明爲侯
四十佳誕涓信稱觴藉大君子一言以興侯娛悅
因以得侯飲滿盞數觥二三子之事二三子之願
也爲是不遠命使併覆摛其前詞而特屬其筆札
之役於予予曰言侯予素志也予卽無能爲大文
章然文章以侯而大計凡文章遇侯無不大者予
茲樂有以言侯矣蓋今之稱良令者必曰才侯之
才其從前於邑如理大事決大疑折大豪釐大奸
斷大獄才自不必論獨謂侯才若此侯太勞不難
在發難在收也又必曰守侯之守其從前於邑一
羨不取一贖不支一蔬一薪必平價易買而官衙

三書及全集
七五
八口惟飲盱江一勺水守自不必論獨謂侯守若
此侯太苦不難在爲難在耐也乃今侯政已及瓜
矣侯固何如也侯四年間才未嘗一日不川而殊
無勞態大事大疑固有上官鄰邑所不能勾當者
一詣侯無不反解至於大豪大奸畏侯神明業已
寂然化釋似南城另成一無事之邑而無煩侯反
解者是侯之才併不難于收而能收已在能發之
日侯四年間守未嘗一日不礪而殊無苦態飲水

茹蘖自其天性卽節省減裁亦惟嚴于一身與其
家人而大禮大賓卒亦不爲酸齋是侯之才併不
難耐而能耐已在能爲之日才守並至終始不渝
此侯之所爲冠七十三縣而稱第一又可預度他
日計與選之無不第一也今天下東西南南事不易
爲朝端政法嚴密政患讓者多而任者少則才難
也蕙者多而毅者少則守難也倘得侯輩數人于
承明之廬交戟之下何患
冲聖不中興堯舜之

業不再見哉則予所云姑山之陽盱水之陰一篇
許大文章亦約畧具于此而予第愧非如椽之筆
姑先爲此以發侯壽筵之一粲庶數觥少進或不
負王君之請云耳

賀胡太夫人八十壽序

吾撫與芝同一湖以東然路程紆阻聲息若閤士
大夫慶問不相及也乃今月望後某日爲前任考
功胡在中年兄老年伯母八十壽吾撫士大夫獨

先有以聞併共爭先稱賀惟恐有後也何也氣義
人品不脛而走母以子則其子之賢甚也子還以
母則其母之賢甚也蓋先是胡氏家世雖巨而朱
赤之綬未烜太夫人獨慙息封公以鄴侯萬軸課
其子曰丈夫子非此生平無得意事也卽封公席
先業資用不薄仁義並爲而太夫人尤內翬之以
至于其大曰吾所以貽子與孫爲百年計者固非
區區阿堵間物所能了也此太夫人所爲見其大

卽不盡此二者而二者之外則居可知也自是考
功君科甲益擢兩宰名封無不以治行第一首列
直指使剡聞上而太夫人顧獨不爲榮也曰令爲
民豈爲身爲實豈爲名吾誠數年與民竣所有事
幸不敗墮外庶幾慊於明庭退庶幾慊於清夜吾
願已慰安所事區區下尸而祝社而稷上揚而扃
表而章且爲考功君爲是心儀太夫人之言貌益
神心益慎品益粹卽當吏部儼然權貴日未之有
違也夫吏部天下人材升沉之地任意爲偏任耳
爲徇卽不必最不肖以賄聞而墜佚者接踵考功
君生平清操雅見信於人不必言卽用一人持一
議無不本之虛公參之和正絕無一毫黨比附和
之誚故只今考功君卽數年東山乎而聲望益颺
起行且立起以握銓柄聞茲時太夫人雖幡然兩
鬢宜寡其言笑時而顧于考功君申語未已計亦
不必增益其爲今時告戒兩言曰爲民豈爲身爲

實豈爲名而握銓柄已克然足矣蓋此時 聖天子綜核名實嚴密法令舉昔所號爲門戶者無不剗除而剗除之餘時有焚玉之慮更有抱蔓之憂是秉銓者不患其不公而患其不明不患人之不用而患用之無其人自非爲國不爲身爲實不爲名必不能勝其任而愉快而考功君數年康山正料理此已久卽不必媿媿太夫人言知以大夫人言而力益定見益堅卽此太夫人所以壽國壽天下已無量而何論一身之康寧福澤哉遐齡八十七健飯無恙俾邑郡士大夫翕然稱觴恐後併俾鄰邑郡士大夫翕然稱觴恐後良有以也舉事之日弟爲余與傅雲岑兩人而樂附恐後遂至見翁若而人而正所謂氣義人品不脛而走恐今宇宙內亦不多得者尚與太夫人於是日壽筵當引滿盡數觥乎

送任侯入 覲序

漢法郡太守治行高等多入爲九卿御史大夫丞相黃霸治潁川八年賜爵關內侯徵爲太子太傅既而繼丙吉爲丞相漢之用人不次如此故古今稱吏治必舉神爵五鳳之間今時遠事異漢法不行矣然治行最者兩臺輒上其各拾級而升肆步康莊鼓棹平流不數年而建牙開闢往往有其人焉則明法卽不必如漢竟何負於賢士大夫也任公祖某先生予同門友也爲人受體黃中理隔常

照有守氣而無流心風義寄感之分並居人外一時兄弟共心折之曰任某固重器也卽吾師霍林先生亦常謂予曰吾門士如任如沈廉質沉至皆未易才誠以之典一郡卽淮陽長孺潁川次翁不難益而予鄉益俛得之先是兵道沈公曾守進昌進昌士民熟浹其化境內大治甫及瓜士民惟恐公他擢每擁直指使前導不得行願再借寇公故沈公之卽以本府轉本道固兩台俯從士民意也

而從是洗公名益燥憲司缺代篆則借而代篆塲
屋缺提調則借而提調是若予眷大事大政斷不
可一日無洗公者則吾師當日之言不其驗乎若
夫袁守任公祖則蒞任在洗公祖二年之後袁山
郡人不喜得而任公祖如適樂國嘗曰補短移化
在人不在地於是朝被命夕單車就道蓋自公治
袁正身率下清貞絕俗持之以嚴明而行之以愷
悌一時利興弊革吏治民安其所行者皆可以為
俗訓民靜一流競袁之士民皆嘆詫以為此袁從
來之所無故袁守直指使薦剡從來無第一者而
前直指顧獨於任公祖第一之今朝端清議正行
敝鄉清議又雅為海內人所推重公既已第一吾
省矣大計其於第一天下又何疑公自是雍容且
立躋于尊邃之地公雍容立躋于尊邃之地宜為
士人之所喜而一似為士民之所憂曰我父我母
奈何舍我而他適乎區區之袁誠不足久辱公然

王書成全集
卷之十一
序
八二
盱士民有例在何緣得比盱之留洗公者留公平
一時喧沸遂聞之兩臺兩臺曰是吾心也俟有缺
卽拜疏而公所屬宜春分宜諸命望茲舉滋甚時
曰百姓有百姓之情下吏亦有下吏之情下吏自
沐公覆露子之於父百穀之於時雨矣何也人孰
無短然亦孰無長人孰無美然亦孰無疵蓋自下
吏一旦以書生御法牘初至或不習而公固心原
之曰初仕固也久當自悉矣然至於他日見聞不

及差缺又時時有之而公復心諒之曰過何妨與
仁同過仁乃可知故自下吏蒞任至今用能滿浣
其故勉廸於新獲與民相安以免於罪畧公之以
也公他擢不百谷失時雨子失父乎誠得如士民
所請下吏之幸更甚於士民於是當公覲行之日
二令君知予爲公同門士以實情來告且欲予一
言以誌之予不覺喟然嘆曰嗟乎我任公何以得
人若此之深也昔者庚桑子之治畏壘畏壘之民

卽聖人之亦惟有於其去第寄不怠於社稷尸祝
之事而未聞有留其去者嗟乎我任公何以得人
若此之深乎今天子聖明獨軫念民瘼計公卽
覲行覲卽膺上上考得賜宴立界美擢我固知
天子將從民志必允兩臺之請不以他省而以我
大江以右矣如是我兩同門士競爽匡廬師言再
驗予實受光更弘予敢不勉事筆札之役故不揣
不文而敬從兩令君之請若此

玉書庭全集卷之十三

臨川毛伯丘兆麟著

題詞

曾給諫尊公武源先生七十詩冊題詞

寧恬母競寧默母謹寧孤行一意母寄徑依人此
非魯武源先生向時所戒其子入官語乎余與先
生幸托同鄉未見其人而嘗聞其語時在官署亦
復誦此自勵屬今歲秋先生仲子給諫君在長安

預乞長安諸巨公詩歌爲先生明年七十壽賀積
冊旣成乃命余不佞題其首簡余曰不佞私淑先
生久矣固應有言然先生近日飲食顏色情意若
何給諫曰朝夕幸康居健飯春秋雖高顏色尚如
嬰兒情意虛閒一杖一履徜徉于南山之南北山
之北蓋余家大人善保任內養深至少年憤家聲
之墜地攻苦讀書過甚至搆一疾幾不起乃暨一
樓三年兀坐其中塞離掩兌致虛守極勅斷家人

一慶一弔弗以經余耳也緣是疾得痊愈不惟痊
愈貌益加肥神益加王自此以往數十年應秀才
試登貢居官彊壯如一日皆以此卽余嘗感危疾
家大人教余此法比亦得痊愈迨余問家大人離
何以塞兌何以掩虛何以致極何以守家大人不
答但偶一日與家大人泛舟彭蠡風雷叫號波浪
拍天舟幾於覆比時同舟之人叫呼戰慄面如死
灰家大人毫不動容神閒氣定如平時其爲義寧

王書成全集
令之任甫踰朞政成民悅而遽萌高致之思知非
其平時善保任內養深致別有所操以自攝未遽
至此獨恨余前日所以領家大人教者未盡也余
聞是喟然嘆曰有是哉是殆吾夫子所謂仁人也
夫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方先生兀坐樓中三
年不下時念想着於何處必有一種沉鬱自至之
秘凝於漠而合於恬卽欲持以語人而不能者然
要之皆靜法也惟靜故中不亂其視舟之覆猶車
却也惟靜故中不熱其視官之去猶蹠脫也惟靜
故神不搖其視七十年之閱更猶旦暮經歷也卽
余槩觀先生生平行狀事親孝待弟友律身廉聯
族讓拯人俠其道不同其趨一也一者何也仁也
然則長安諸巨公欲得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先生
所以爲壽乎亦仁而已矣

魯徵伯制義題詞

丙辰會場五美題墨義余評閱頗多然清新麗腴

則必以徵伯爲第一迨余復評閱二十房稿清新
麗腴固尚多人然徵伯亦終弗其第二也夫徵伯
文若少年人也何以至是今世之士方貴記誦之
學而角伎倆之文胸中止記坊義二三百篇便以
爲學問辟積臨場伸紙可以信手疾書六經諸子
尚未入其肚皮臨時翻擇騰寫乃自以爲博洽假
使徵伯仍與此輩角富鬪伎目亦不足矣而徵伯
獨若不屑爲此世人以記誦徵伯以性靈世人以

伎倆徵伯以天機英明韶瑩肌態嫣然壹似魏武
見外國使人床頭捉刀翻悉露其英雄本色壹似
甄夫人恩厠亂兵間醜服亂頭姿色亦好異哉徵
伯之爲文也天機性靈相挾而行余是有以定徵
伯雖使床頭捉刀然猶不失爲英雄雖粉黛不施
服御未麗其爲佳人絕世獨立自若也固宜徵伯
之文清新麗腴無不第一耳然則今世之人無徒
羨徵伯少年高第已也直當効徵伯性靈天

機而可矣

王書成全集
郡侯葛先生無懷集題詞

我明以制義取士士不能越制義而問詩文間有
才智之士賈餘勇及之強弩之末亦不能工隆萬
以來工詩文者前稱王李近稱袁徐然談家說派
擬體遡風或主秦或主漢或主唐或主宋要不能
自爲明也明當諸朝制作大備之後變本者無可
加之厲踵事者無可增之華作者復欲與古人角
博競富踐跡旣已可厭學步更復成差故當今作

者談家說派擬體遡風自以爲能詩文者非能爲
詩文者也能爲詩文者性靈吞吐天機滅沒宜反
在無意爲詩文之士昔人謂長公作枯株木石悉
絕去古今畫格段師教康崑崙曲必數年忘其本
領然後可授今天下詩文有不爲畫格本領者寡
矣頃讀我郡侯葛公無懷集竊有異焉公在郡三
年絕口不言詩文而項乃出其詩若干篇文若干
篇示余曰公爲我序之余閱其詩斧鑿不斲肺腑

自出讀其文如三傑論不難準已見翻駁古人奇
突倏閃上駟獨馳公無意以我學前人亦無意使
後人學我要以自成其爲我而已乃知公前三年
中絕口不言詩文者政深於詩文者也公舊稿遭
火此固出灰燼之餘手檢記者恨不多然公性溫
柔樂易風雅豪爽而又生當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之地登嚴臺探禹穴臨吳山問越水詩料園多交
其不少公後詩文所作當益富公且前匹王李近

繼袁徐而自成其爲明自成其爲我又或過之矣
公在郡三年爲政如其爲詩文卓異不羣百姓皆
自以爲葛天氏之民而此曰無懷集公自以爲無
懷而民固以爲葛天也作無懷集序

蔡仲子制義題詞

畫者巧於成鬼魅而拙於成犬馬射者巧於中妄
發之秋毫而拙於中有常之儀的惟文亦然余曩
常學爲文於斯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

半折心始何者意翻空而易竒言徵實而難巧也
鄉里有小兒強解事者其胸抱近課之四書五經
學問尚不知爲何物乃動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白晝清夜對書膽寫題在此詞在彼寧屈題以
從書或強書以文題旣無移花接木之能徒獻架
屋疊床之拙心甚厭之苦無同志挽此波靡而適
有蔡仲子之文卓然獨不屑此意非不主獨創也
而按部以選義詞非不取鬲新也而扶質以立文
只在五經四書中而神奇光怪廻環相生覺古人
已設之物俱爲我用而我不用之余試爲之評定
若從綺紈錦彩之外而忽覩冰蚕霧縠若從醲席
華筵之後而別領幽人韻士雪水烹茶葛巾漉酒
于風松月柳之間所謂翻空徵實殆兩得之故余
嘗以語人蔡伯子之文正而竒蔡仲子之文竒而
正合之適得同焉伯子業已服官立名爲海內人
宗匠矣仲子獨不可取此爲券乎余故爲之評定

王書庭全集
梓之以式鄉里小兒強解事者

王開明制義題詞

夫人有姿儻而情深者其人竒人也惟文亦然夫
人有姿儻而情深者其文竒文也然要之其人之
文政似其人之人往余讀易紫雲山中其時與玄
共雅不乏英賢而姿儻情深則必以王生開明爲
第一開明別余六七年來余老于紗帽而開明尚
沾沾于頭巾然開明之姿愈儻而情益深時爲挑

燈五夜抵掌劇談覺余未老而開明非頭巾迨余
槩觀開明制義光韶娟邃其爲姿儻而情深更甚
於人開明其必有以過物而章世矣余故爲之評
定其制義以藥夫世之頭巾沾沾者

吳茂先制義題詞

文章一道辟之人焉骨力適而神檢儻氣韻又和
焉則必爲有道人矣惟文章亦然骨力不可不道
神檢不可不儻氣韻不可不和故從來有道之文

還如有道之人年來試格太卑士志不固卽有致
人韻士尤將秃筆拙指以諧時權之殼此已無骨
力神檢何論道儁卽有崛強自異亦敗絮之外強
弩之末虛單怯弱謬爲抗浪如夜郎王而自夸侈
曰漢孰與我大嗚呼漢豈真不如我大哉此爲氣
韻最盪又安所得和耶其中必有一豪人斬然自
砥尺紙寸楮皆我身心性命所根無可受變於世
清真以守之高雅以瀹之光裕溫文以出之文若

我故吾夙學托契稱知縻繫不釋而吳生茂先獨
若解此吳生少年素衷亮質白日清夜甘自暱其
寒儉壹意讀書壹意讀書已取古人所謂真面目
婉轉親傍而何不能自操已之真面目余閱其文
亦勁亦儁亦和蓋吳生越人而北學於燕國語曰
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北方之學得其真實吳生兼
之此吳生所以與吾前所論文獨近耳然則吳生
固當使南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乎字曰茂先真

王書庭全集
無愧茂先也作吳茂先制義序

念社題詞

爲文病不根念頭耳念頭理會慧穎應之香色態
姿風華氣韻因之而生故士有端居深念纔一捉
筆而古今幽默之情天地隱冥之色俱爲撮聚自
非然者陳人拘儒學一先生生平尸祝朱程服膺
唐薛襲倣摹騰倘使其援筆不停厝腕無礙而文
之事以爲如是已矣嗚呼此其爲文吾竟不知其

所作果何念也白下諸文人有以念名社者予喜
其名甚新而復嘉其文甚美文局文旨變本加厲
踵事增華卽不拘拘一律而要皆能作念頭語念
頭語不隨世之語也不爲隨世之語則不爲隨世
之人卽諸文人他日事業可卜矣長公曰一念清
淨墻壁瓦礫皆可證無上法念之閑切如此其至
也念社諸文人其有以味長公之言乎

陶白夫制義題詞

吾友陶白夫少年負才奇甚先後應郡邑學使者
御史臺試亡慮數十靡不冠軍無論白夫自持人
品才地崖岸自喜區區一第不足難先後郡邑學
使者御史臺數十試所以冠軍白夫與海內同志
所以著蔡白夫者無不人人加額拭目立望白夫
之騰驤而白夫竟如是而已此人世之內所竟不
可解者今年夏白夫謁選天官得叙州倅以去而
故與其平日笥中所藏文字訣曰半世耗精此道

竟不得其絲忽之用今安用汝余聞爲之慨然出
涕復馳書慰之曰李廣爲漢將不結髮七十戰竟
不得一侯乎卽漢天子亦不常相戒廣數奇母令
當單于乎然太史公每稱之古名將至大將軍衛
青提兵絕塞屢立奇功斯亦尊顯崇重足樹頤頰
矣乃太史公故斷之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嗟
乎人世之事是非曷定吾何知當時秉權顯庸者
之不爲有天幸之衛青而吾子悒悒不得志于時

之不爲數竒之李廣乎子誠持此文以質之四方同志爲子太史公斷不乏也白夫色爲之釋然其文字始得不棄而余特爲之書此以序之

呂介孺先生詩稿題詞

宇宙皆才情之所結而詩爲甚才者我所以驅物情者物足以關我我之所以驅物者課虛無而使之有叩寂莫而使之聲物之所以關我者造化人事風烟草木成敗興亡英雄節俠傾蓋談新於知

已廢書寄嘆於前賢或悲或喜亦泣亦歌涕洒不禁身軀靡惜故生人而具竒遠之才抱深至之情雖強之使不爲詩不能不爲詩也今時都下人士有盛稱呂介孺詩者介孺天才孤映一時吾所不必論而獨其肝腸若雪意氣如雲則吾固以爲介孺殆天下大有情人也余與介孺生平無舊識徒以文字聲氣一尊邀予於魯北城蓮花亭上把臂談交間及天下國家兵農象緯諸事介孺意氣豁

如也已而分韻倡和爲詩如其言介孺更復示余
從前所構詩如其與余所倡和詩扶質立文按部
選義才命乎一世之通而情入手羣倫之窅穿穴
險固囚鎖怪異舉今世之士所謂靡趨袁徐而狂
罵王李者而介孺皆不屑也要自作我介孺而已
矣介孺爲兖州司理而東昌司理更有范夢章其
人焉兖州東昌二司李兄弟也而其爲治爲詩亦
然故今天下稱治行稱詩派者皆曰兖州東昌二
司李而臭味又皆與予同予不佞無以告二司李
亦曰劇切有緣矢盟不薄今日之所以篋箠詩壇
卽他日之所以驅馳王路我輩斯其所爲情之鍾
也歟

何如崗制義題詞

如崗予十年長安道上一見握手莫逆友也如崗
軀幹魁偉言詞便妙予從儔伍中心識以爲雞羣
野鶴久之益習狎盡得發其僂奴背上古錦囊詩

數百首舉子業數十首皆逸邁道遠爲嶺以南一時予目所罕覩則益自愧予從前所心識如崗以爲軀幹魁偉言詞便妙者未盡所爲如崗也嗣是而後數年予徵俸糝糠先揚碌碌一官使署而如崗孝廉如故然予弗見盈而如崗弗見縮也何也古人云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予旣獵進去爲使署紗帽之氣日深讀書之事日廢清晏徒耽功名不立固不如如崗遲數年第年旣未暮而

才故加奇計予數年凡三晤如崗三致愧焉以爲如崗終弗第予猶之愧也况又如崗卽今已哀然名進士對策 彤庭擬上卷進呈 天子不日且

選進木天藜火矣而余尚待詔柱下徒索長安米價以此知予從前碌碌一官固不如共如崗遲數年第讀人間未盡書爲有益也今如崗之文具在也文藻郁郁乎鴻鵠舉而鸞鶴下也音節颯颯乎笙簧奏而羽商引也所謂遲數年第年旣未暮而

才故加竒天下人爭得而識之其才品名位十倍
於予則是盈固在如崗而縮固在予也亟書數語
于首簡以識予愧非敢云序也

丁長世制義題詞

新城陳元夫常向予談丁長世之爲人高爽明美
其爲文如其爲人予心儀之然長世兩謁予兩弗
克見天下人天下事固有甚相關爲甚相左往往
若此長世曾畀余制義三種一舊刻一近作一前

後所續爲應試文舊刻通美綽裕近作大有新穎
應試文則能自監其所以不沾沾于諧人媚世夫
文如通美綽裕再變爲新穎非才養兩裕固弗能
若自監其所以不沾沾于諧人媚世則文章中無
鄉愿長世心長世品於此可見然則予卽弗克觀
長世予心予神有真觀長世者矣作長世制義序
外謝中郎制義題詞

天下才俊之士平日苦心力學至胸中時有所宰

外謝中郎制義題詞

攝無不欲托之文以傳之文傳之矣又謂非得當
代有志意巨公爲之齒牙爲之手眼則其傳不甚
故太冲之於玄晏長吉之於昌黎前事類若此然
吾於此際而深推之凡夫腐士終日矻矻惟貼碑
訓詁之學是務何暇遠計其文之可以傳世與否
遠計其文之可以傳世者其必非凡夫腐士者
也而又况其有所欲托以傳之甚者乎文可以傳
文之美文可以傳之甚文之大美者也予在里中
愧非玄晏昌黎而里後來之秀其爲太冲長吉實
不乏人而謝中郎其一也中郎髫年穎慧其時予
已心識其爲世寶今積年才益拓文益光備卽吾
前所云苦心力學胸中時有所宰攝者如是而文
可以傳而不思以傳之非人情思以傳而不思以
傳其傳之甚亦非人情然其如吾愧玄晏昌黎何
乃中郎則旣居然太冲長吉矣

賈靜子詩刻題詞

不佞中州之役觀風所至因得從覽諸士所爲文
大都中土風氣平適卽家靈蛇人和璧適得同耳
迨至商丘遇賈靜子而獨賞以爲異也然第文耳
尚未見其詩乃今觀其人燕寓吟諸詩而詩亦復
如文已復細叩其胸中所欲言千古以上千古以
下而言亦復如詩總之成一靜子異耳乃靜子自
道吾詩多師初唐余不謂然夫靜子而斤斤師初
唐哉唐詩初之不能不中中之不能不晚各極其

致乃所以爲唐詩一於初何唐詩之有故余第知
靜子之異靜子能自爲靜子之文能自爲靜子之
詩而已今靜子之文與詩具在唐乎靜子乎同乎
異乎政自可一覽而辨也

沈貞父制義題詞

文章一道靜者得之而不知動者得之其得此諸
靜者滋甚也古之爲靜者莫如董江都十年下帷
至不窺園所以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玉杯之奇

五書全集卷之十三
猶然未若司馬子長之以世史擅也子長自道足
跡遍天下始得以其所見所聞而成史記是常主
乎動也動之爲言非藉外以資內乃執內以印外
江山冥涉湖海大觀眺官闕以揚懷揖王公而吐
抱皆是也余生乎於文章無所窺識然歷宦以來
輶軒之跡半於天下試取以較之爲措大時尺尺
寸寸于穿窬破硯之日規局意知大有間故居嘗
竊取動之一字以告人之爲文章者竊近乃得之

貞父貞父爲人精神大于形體慧妙暢於字眉卽
其書生檢押不過乎物未嘗一于動而動意常多
又槩觀其詩稿自命無境不歷亦無勝不收則于
子長未嘗多讓今且作客燕署所讀皆天下異書
所知交皆天下名士見見聞聞境遇日新文心日
換固宜其踈逸流利乃爾貞父從此夫亦愈增其
聲價于都門矣而寧知其得力乃在于動乎世之
爲文章者欲學子長請學貞父欲學貞父請學貞

父之動而思始過半矣。與其父。始學古文。請學百泉社。文課題詞。其辭也。武公。于。百泉。社。百泉在衛輝府之輝縣。古孫登嘯臺山下。實爲衛水之源。泉出孔凡千萬。不但百一。時從地上逆噴。稠密如雨飛。洒還如雪。其間渚蓄滌迴。波光濤色。幾乎數里。抑亦天下之一大奇觀哉。予却怪詩人之稱武公。君子有斐。不于百泉。而于淇澳也。淇小澗。卽有美可一挹而盡。豈詩人謂武公卽老好學不倦。第一曲一偏之致。僅可當此。而其大者。尚以待後世之君子爲大學問大文章者哉。余昔年巡方。偶登眺至此。心竊樂之。因集通郡有意義文人。結社。于是月一試焉。一時百泉社名著中州。卽其後。春秋兩榜得名之士亦多。不出此中。然自予昔巡方至今。督撫之日。迨已七八年所矣。事宜久易。湮而不謂。更有太守安君申訂此盟。集一郡之士。月一試焉。精神意氣。視予昔日更滋甚。且其月一

王書成全集
試卽月一畫文以聽予之評定若以爲玄都觀桃
花千樹復得逢前度劉郎也者茲已得文若干首
盡付之梓矣余且致政歸不可無一言以記歲月
因爲之致勉語曰予前不援衛武公之事乎其爲
學切磋琢磨不廢而後馴至于有斐令民終不可
誼衛至今卽瘠土嗇財無改于昔人文蒸起不必
甚有過于人而切之磋之琢之磨之志壹氣動德
盛化神諸文士必有一番大文章太守必有一番
大事業爲衛民之不可誼者則予不佞卽在南山
之南北山之北亦且時時企脚而俟之矣

筆史題詞

筆於四物之中有專能又勞苦而功多蓋硯以年
計墨以月計紙挾人之立言以爲不朽在年月日
可計不可計之間惟筆勤敏豪摯時給人之揮役
斯須萬言無所告輟有聽其鋒穎之秃然而已矣
是固以日計者也是所謂有專能又勞苦而功多

者也通此以爲學則爲精專有志之士通此以爲
人臣則公忠不貳盡瘁圖王有夙夜匪懈之節好
事者固宜先三物而爲之讚述先是已有傳獨無
史筆史揚因之所自作內篇始原始終告成外篇
首徵事終述讚其原始也曰蒙恬非始造筆者發
明丹三蓋深情焉夫字始於倉頡有倉頡之字便
有倉頡之筆筆豈獨始于恬恬所爲筆蓋秦筆也
秦虎狼不難畢六王以爲已王築儒燒書學者有
不師今而學古者輒見斥殺故隸歸李斯明秦自
有字也不問古也筆歸蒙恬明秦自有筆也不問
古也蓋箝天下而欺天下之心也且秦安用筆爲
古先聖詩書百家語所已付烈焰者旣不得搦管
而書所書者俱殺戮之事慘刻之語耳此筆厄也
故孔子西狩獲麟之後而筆絕筆之絕也政絕于
秦也製筆之法有曰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
劫勇者爲輔參之以鞶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

海藻濡筆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
握而不敗嗚呼豈獨筆哉乃東坡居士則曰去國
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而皆作無骨字買筆於市
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
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嗚呼中原士
大夫而皆作無骨字必皆作無骨人也筆工惟吳
說耐久士大夫中何人耐久也世道之變可勝言
哉吾於楊因之筆史觀世道焉此筆史之所以不
可不作也因之名思本建昌新城人多才富於著
作而此其一端云

王... 卷...

卷之三

長...

...

金陵吳...



卷之二